傳七
善菴府君傳
懋齋李公傳
先宜人傳
沈紫江戰功後序
周宜人傳
先大夫傳
張簡肅公傳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六

傳 七

善菴府君傳

羅之先湘東人由豫章徙廬陵唐懿宗時有諱嵲者居化龍鄉折桂里之戡村嵲生達佶五代亂南唐兵起獨以更錢助戍留家達生皎皎生議善居積以貲雄鄉里議生遵及珣遵之後甚貴顯而珣所傳十餘世肫肫里中無所表見珣生逢逢生龔龔生仕遷仕遷始自戡村徙里之霧山仕遷生子文子文生元圭元圭生仲會仲會生思立生應熾字才父號懋齋有文學以明經為人師出其門者咸取高第其卒

也族父朝請大夫澗谷子遠爲文悲之懋齋生幾學
幾學生志大字庭蘭號蘭谷爲人重厚長者有器識
壻于吉水谷平李翁李翁故無子盡以産予壻比得
舊子蘭谷乃盡歸産而自爲室鄰翁輔之於是遂爲
吉水人蘭谷生嶽博通陰陽讖緯諸書乃擇地黃橙
溪以居有二子長伯琛次仲瑛皆以詩賦擅名與里
中李子儀董號十才子洪武中舉茂才有司連上其
名伯琛故豪健踈豁恐易觸禁辭不赴未幾故所善
諸才子皆在　朝廷伯琛乃挾貲縱遊金陵與之
倡和宴飲交驩嘗召銀工治酒器工故出入涼國公
藍玉家未幾玉以謀逆伏誅逮所與往來人於是并

譖銀工自銀工店曆中所載諸治酒器人姓名皆目
爲黨有司捕治甚急伯琛業已潛入川蜀不能得則
盡沒其田廬于官仲瑛既被薦爲宣城縣丞調仁和
治尚嚴不爲奸猾所便競騰飛語中之監司廉其冤
拘於法仍貶西寧老鴉驛丞九年調交趾文盤縣之
忙惋交趾有子朋壽天而伯琛子思益弱且病始生
嗣慶而室李夭於是交趾撤鞫之爲朋壽後是爲善菴
公當是時黨禁起家庭羣從以黨事坋思益思益匿
不敢出善菴公七歲猶不識父顏色何似則故爲好
語向羣從賓客請曰父與田廬孰重誠能與父連和
請以吾祖所佃田廬歸之賓客以告羣從私喜約日

置酒大會賓客出思益書田廬券善菴公既得見父相抱大慟感動賓客已復請曰我爲人後田廬券某當署名不爾孰保他日無異語者羣從詬詈欲勿聽諸賓客解曰稚子云云君亦安得易之强舉從如其言比出券伏案書押則故爲縮恧狀曰我稚子也不善執筆幸毋迫視我諸賓客然之咸退坐善菴公乃裂券突入衆空中從間出走外舅家羣從追索不能得賓客愕駭嗟曰稚子智過我輩仲瑛其有後乎是歲巳卯下　登極詔大赦黨人勿問事尋解仲瑛調交趾二年卒於瘴年七十三其便道歸省也以書囑善菴公曰吾垂老不得致仕令復走萬里自知無生還理故豫與汝訣也吾居官二十餘年惟以清慎勤三事自守雖澹至甚吾終無所易也吾無過人者但鄉里稱爲善人耳凡人不能守已者汝切以爲戒慎毋效之謹奉公上孝敬有禮嚴視祠墓不貽祖宗羞吾目瞑矣善菴公泣而受之交趾計至善菴公乃倍出貲募人歸其喪善菴公名慶同嗣慶其字寬博樂易而急人不能纖細封殖然多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人與直顧數倍他賈乃益肆其施給以爲義至其雍容文墨間學士大夫或不逮也思益聘娶于郭有三子未及婚而卒善菴公乃復合食俟既婚皆有子始分異復自割産益之人五畝人以田售者聞有

所急即陰增其直多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田直驚
曰我翁誤耶何金多也荅曰我既誤出第持去而他
以不道自敗者槩與常直無所增也里有諱陂堰灌
民田六十餘頃歲久毀淤澱人稱分業不可窮詰
善菴公自買田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獲厚利嘗
大雪夜半聞扣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
藥者也延之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
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歟因勞其艮苦飲
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困
不知也善菴公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必問所質云去
金釧心當恚忿是益其病也亟持去手授良藥復遣
人衛行歲且暮僮奴來會藥直負券者輒焚棄不問
爲常是時儒生券未酬僮奴持之曰券直若干柰何
善菴公哂曰汝爲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
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
執金布拜且泣曰微翁大人不得至今日翁大人兒
女視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
翁大人後世子孫綿綿纏纏如此布矣善菴公不能
卻復遣贈之僮奴常受藥直得金釧二久之令銀工
火其一知其僞并毀之曰母令誤人即不復責僮奴
追償也其輕財利若此是時里中長老多以俊爽行
義相高善菴公起自孤危頡頏其間每燕集人率視

其語默進退爲準雖坐家難廢學顧日對書史工草書書本趙吳興一點畫不敢失法度求逼真體乃已日暮呼諸孫前誦所業書畧解大義或味古今名人格言問指意所在且令各以已意訓釋已乃手栗梨柚多寡以寓勸懲客至虛矢觴豆長筵豐殺盡歡乃已遠者飭館授衣日請所欲食立辦以應侬侬旬月不能舍至强求去泣下與別客既去召諸孫問客日夕何所言其情態何若何言可終身常誦不解者即一一爲覆言之公生洪武癸酉十月十七日卒成化甲午閏六月七日年八十有二臨訣謂諸孫曾曰吾不乳兒也今至此復何憾雖然吾所以至此者亦有說也夫人莫善於以量容人量有小大福亦因之吾平生未嘗以錙銖自私動怒亦未嘗以顏色動人怒汝輩所習見者汝識之公娶櫟陂周氏贈監察御史仲昇女治家嚴而有法先公五年卒同葬居後玉虛山已丙向子良奇泰高良以歲貢爲廣海衛經歷經歷生玉玉三子復循徵舉弘治已未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是爲余先夫人得推　恩贈玉爲奉直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小子洪先嘗侍先大夫每詔曰吾家見善菴公厚福人也然卒無多藏與子孫顧今少　閭里間莫不頌其德惠者嗟乎吾敢忘所自乎小子念哉洪先退而謹識之其後過公墓

下輒悚然如聞言常內省發媿今老矣既無能以身光顯上世又忍令其行事泯沒無傳耶今人少物相易貴賤不抵尚頼面含怒或所捐不毫髮悼悼負德色責報孰能過與之直秘不告耶自余談學二十年來每遇財利未嘗苟取尚懼不忘較量仰負先德於是乃益見府君古所謂光而不耀其玄德耶庶君嘗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至於臨終訓敕子孫炯炯數言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競競矣後庶君者其重有省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　贈安

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參議公紀宜人長宦邸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競競捄過以織紝補不給閒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竟日不敢食諸姊娌勉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不斂斂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傳書歸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即投杼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

突無烟受食迨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强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天於産難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臠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償束脩傳强持書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矣家無嗃嗃之威人負詘詘之色雖强之學不從也而見人來色鶩衣者即旅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訓識者乎噫嘻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爲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温即温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吃兄熙數苦楚之問不速對

輒捆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汝捆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慷寧有息產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爲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資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

高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阨倉儲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汙諸生行又樗蒲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産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衰爲之越境而徙公故爽健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抶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

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末豐王教授求豐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　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及見公豐願長髯肩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　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諷　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　懷順王薨而　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爲書以諫其畧曰臣聞三年之喪　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　王喪未及葬而飾祛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

十金之産猶思念其祖父獨柰何輕身犯不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内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内外交蔽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藝之薪也蔑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禄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宫室蕪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誣玩好七曰絶射獵八曰馳下九曰别嫌　王財幸焉書上　王頗悔悟而公亦不隱君喪將告奔　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終喪公傳　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　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　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卑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蓋助勦二年竟如言公娶曾宜人生四子璞璘璠璨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其甘宜人曾宜人者石瀨曾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之年三十二卒懷寧懷寧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聞曾宜人卒以女歸是爲張宜人生子琉女阿嬌適弟子員張京曾宜人之卒也四子先夫人纔七歲張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煦稱自公上世多壽考垤隱君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葬洪先悲焉嘉靖戊戌正月壬午葬公問嶺社山前甲後庚兩宜人祔左右是時子璞璘孫倪健先卒視葬者獨子璐珑孫儼侃偉佐六人云

洪先曰余侍先君自叙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治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計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有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予婚蓋終身父視公云而余見公則稱也公授以趍走唯應諷誦書

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為大丈夫幸毋忘我公
卒十年而余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顧未有
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貲數
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捐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奴
啜宿糗輒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充
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酷類戴仁
所為故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天
道福善不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聖
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知
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故
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中是言之公
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云

公之生卒為宣德戊申八月六日正德己卯四月
十七日曾宜人生後二年庚戌四月六日卒
先公四十九年成化辛卯九月初二日當窩葬據
寧而正統己巳十二月一日正德己巳閏九月六
日則張宜人生卒也其年六十有一始皆附葬祠
江蕭家湖祖塋而曾宜人則遷自懷寧蕭家湖故
迫水社山之從也蓋改祔一以避忠云

先大夫傳

先大察府君諱循字遵善員外公仲子也為人魁碩
庞額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髯長尺餘吐聲如鍾性
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
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當不能得師
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

異已邀與觀里賽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
舍外數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
十四五爲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奇之於是長
史李公勳許妻以女是爲李宜人李公爲新野訓導
府君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
試爲文操筆立就李公喜曰鵬鳥賦在拇尾耶延二
師爲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曰可矣乃婿新野去漢
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牽從往來遂留爲諸生白河
諸生聞有南人至懼其壓己也黨惡少爲誣訟府君
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辭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
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鷄鳴乃

文襄公一清爲督學僉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
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魁選他
年必爲良吏也遂指目以戒諸生諸生慙曰今日乃
爲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不復就鄉試弘治
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楊公延爲其子師
己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者率假貸飾
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書閔公
珪侍郎白公昂皆精澤家令諸進士試閱獄日幾狀
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官問所疑有所註讞一一取
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
署獄事莫不當澤遂以刑名聞于時辛酉授南京刑

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内外獄訟號繁冗府
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補工
部都水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上供及漕索漕
舟羨米而民舟則寻募錢官爲裒分懷墨者陰減其
筭甚則指他費盡没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府君至
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次步
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遲筭
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復植
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者三年罄槩大著
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兵部以武庫爲閒曹有力
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爲冢宰謁者踵至公
曰吾已得人比奏下府君也府君謁吏部許公謝曰
爾知所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已
已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
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内府君故虞其變
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柝堠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
衣領上不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
多在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
毋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
爲内降非制名器宜慎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
恐啓倖門廢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
指揮張泉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

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敞脇行前曰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爲敞免冠請曰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皦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異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曙入部口囁嚅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脫已且曰謝爾早見不令毀奏也瑾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是時天下被瑾害盜賊蠭起而沿江爲甚幸未春有　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冢宰故知府君乃爲屈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後廩不餘粟藏不餘錢廨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扃鑰納之迫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

戈矛擊釜銚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遥望不敢逼未幾一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致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四十餘日須髮爲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爲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憚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構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破尤甚府君一以寛厚休養之始錄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徃逮至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纍繫御史驟見疑之比得實以爲庶幾圖固空虚之效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販横行府君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内諸盜面授將士方畧徃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爲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抵距者悉得應募既與戲給而旬日輒再闕試試有重賞於是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會河決西岸城有圮者乃益發其瑕甓鑿石爲埶而

崇厚其墉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比去積穀數萬銀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既歸而代者掩爲私囊於是武士解散引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密雲去京師百餘里與時地兵備官被戎服擁纛鞬伏迎界上有所辜即令前導趣馬行且跋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朴爲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胶削士卒士卒困甚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凡若此皆非我能堪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　璽書行事不出尺寸力何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大監張信驕横嘗密請敕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跽以兵備官爲冗員請省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又迈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匏飯牛蓼魚或視春稻食豨秋至耕者告穫率子弟開廩執槩散籌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

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擬且至府君嘆曰
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聲之栈舟已有定步又向
風波行耶引疾力辭於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
上疏曰天之生才不數而才之際世甚難臣治境内
如憲使羅循貳秩憲司非不際世也然部擬且至益
堅肥遯之節循之自處得矣然用之未究其所長恐
非天生才之意也況其資稟淳雅理識精敏分曹司
馬擅老練之才歷知名郡著循良之譽近者居家一
十餘年安貧守道素無于於有司善行高風實可敎
乎流俗年力未衰遽投田野揆之野無遺賢之治似
若未愜惟　聖明爲惜才更留意吏部以府君所辭甚
力因不復强已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
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宗餘惠蒙　天子
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免爲完人以圖稱塞嚮者之
言勿留于耳今汝二三其心也始洪先會試時府君
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
之日短故云云若此蓋府君得洪先年甚遲其撫育
又至艱也庚寅洪先得告府君教之不殊童穉言動
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見客踧
踖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又明年有詔
覈諸告者過期除名府君曰委質爲臣不得顧其私
矣汝可以小故廢大義乎遂遣行癸巳四月三日府

君以微疾卒于家前一日猶手作蠅書遺洪先侃侃無眷戀態卒之日方對客起便旋端坐榻上而逝醫者走抱呼曰公竟往乎頷其首者三計與洪先別七越月耳悲夫悲夫府君天性之厚非言可狀當壯時輕財好施有俠士風至晚歲敝衣菲食砣砣勤生又若與寒士無異蓋取之不妄故以儉用厚其節也然遇急難不復吝惜即分少必以時處家庭甚狎而長幼之序不少假借吊喪問疾未嘗不先於人與鄉里寡合矣士人親交往來務接以禮而尤不忘故舊即魚一盂酒一注情意欵欵無樊哆也與人解爭斬然是非不爲兩可語置鉤距其中故雖忿怒詬詈聞者往往心醉人之忠佞狡直絲毫莫欺然不欲自炫以爲明有相忤者絕口不叙亦不欲向人發其陰私始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爲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其次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士事年久且爲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然府君素有識量不以外物瑣瑣動心不獨此一二事爾也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罥裯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紿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裯示府君

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
褐端手識相辨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
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
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
當倉卒之際曲爲揜覆使形跡不露非素有輕重於
中不至此瑾既專權喜援鄉里爲羽翼吏部尚書張
綵遍政李憲皆府君同年舉于陜者也張相見輒爲
温語相拔李則願爲先容于瑾府君皆婉避之瑾敗
綵伏誅憲且除名憲黨惴惴鼠竄免禍府君載酒與
別李伏地哭曰昔之仰我者無一人至公不用鄙言
乃復憐我公其古人乎盖府君有完身之智而不矜
能有擇交之介而不違俗有鎮浮之節而不專譽有
返古之朴而不泥跡有容物之度而不示恩自其年
少時固已然矣始如白河當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
來奔者府君作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
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
告曰惡地不可留也强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
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遂熟寢少頃
從者作厭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固扃
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
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載之魯男希文何所軒
輊府君乃屢遇而易視之豈非天性有所長乎此雖

甚難使遇小心畏禍人亦或有近似者當遂菴楊公家宰時拔置門下士常若不及府君固其所甚愛而尊禮者武選郎常資自可得卿貳而府君資又最深鎮江之行非楊公意所及也一日大學士梁公儲李公遜學皆擇府君爲鄉郡守而二使並至楊公莫能斷忽悟曰吾獨不爲鄉郡計耶遂以解爭奏既上始遣人相語既而悔曰年資若此不已留耶雖然爲政近民莫如守令不得爲令當爲守於汝有殊益也於乎使府君稍計利達必無鎮江之行使楊公欲爲姑息亦無淮安之調徐州之淹於乎此不可觀其微乎大人大欲上焉者莫如名其次莫甚於專利有能脫

楷於此而從所好其於人何如哉洪先在侍時府君嘗病其所持瑣瑣無高朗廓畧之行今違府君二十餘年年且五十餘矣妄意談學猶不足以承府君一言之教常恐奄忽無以相見地下然後爲之戚然以悲雖然自非戚然於洪先之悲者亦豈能深知府君平生也哉

先宜人傳

先宜人淮府長史谷村懋齋李公勲長女也幼有至性事繼母張宜人以孝聞張病嘗禱天乞以身代張已長子女乃獨憐愛先宜人不異所生懋齋公爲新野訓導擇配里中得先君至期親迎試以文鶩曰遠

到器也吾當成之爲延師傅督之學二年始婚於是
先宜人生二十一年矣未幾先君遊白河暗爲諸生
先宜人生長宦邸人難其行比寓白河卽飾操作親
爨治食不異貧婦諸生有困先君者先宜人見其婦
怡怡有禮其婦交相敬重而諸生亦漸自慚其後從
先君官兩京鎮江淮安兩郡守備兵徐州在邸署謹
扃戶嚴出納清約特甚諸寮婦往來不敢以賄相聞
凡十七年而先君以憂歸是時且再受封有魁帔矣
視白河勤苦一日也平居不能厚藏有餘即推與人
見人饑寒窘迫輒溺下思貸之即其人負貸不恨每
食見幼稚無問貴賤必停箸分給冬未寒取舊裳浣
浣補衣諸臧獲咸令完厚以是敝篋中常無餘衣
諸女奴違命既不加責又且躬代其役素善釀雖天
寒手且僵木淅淅聾盎間夜分不置家人訝曰夫人
不畏勞耶應曰女奴不稱吾氣寧自爲之省氣也當
洪先登第歸年且六十餘盛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
即突煤蒙面不計其慈厚蓋如此始納側室自有娠
家人兄之不爲止而視之絕少嫌忌已而聞其以言
相侵掩耳走甚則爲之飲泣不能出一語前後所生
子綺袞洪光女內懿內相內貞皆早夭獨洪先與內
德存內德洪先女兄也及笄而有目青婚一年卒而
洪先自幼至長時時多疾疢先宜人於子女苦楚矣

然視洪先問學不少憐貸至於取予交際之有節施給推讓之以情輒首頷而贊其決曾不汪其所爲疾亟將終氣已微猶顧側室子女涙泫泫下又數指目示洪先意以相屬也哀哉懿德至矣自洪先有知未嘗見其衣綈帛食重味待諸嬸姆執禮甚卑諸男兄弟來不欲輕與相見他婦對客辭言清辨善折是非每爲色赤然聽客語言又能遍知其人賢否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嗚呼遺言細行諸如此類甚衆不能殫述也昔宋叔子瞻能文鄭國同安傳千後世洪先不肖既不能力養以爲報又不能文使懿德章顯豈不重可憾哉嗚呼後之爲婦者有因洪先之言聞先宜人勤苦能不迁其所爲吾目瞑矣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矣眩飾纖靡慘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

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　朝政在內閣上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日日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鄙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任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閣璉川事憚公執灋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璉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鷄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喟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柒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紿之曰馬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其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

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侍公
戲曰汝常笑吾貪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
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
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
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返其人
御史從旁問故公曰悅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
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觀
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
陝西用兵即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語
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嗤公所爲妨已數窘詰
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閣用事者聞公名樂

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
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
夕其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
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
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
忒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
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璟以公不便已入
賄于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于泣
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
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謗者咸欲
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

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詗倉庾之虧以爲奸贓公坐楚中耗粮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冤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强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欵欵而自操之潔凜於氷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逮擴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狥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問於朋友賣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釁端理不制欲

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興或風於君子云爾

沈紫江戰功後序

荆川唐太史叙紫江沈公戰功皆柳慶以前事公爲參將最久在柳慶十有三年始移滁故其功在柳慶亦最多其後總兵貴州且謝病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幾以署都督僉事總兵江淮二年調廣西三年復爲貴州自滁廬後每歲必有擒斬然體數被創天陰雨不勝痛楚故數請告其在江淮江淮間素聞公名雖敗之警幾絕日以無事廣西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爲參將時知狼兵能制諸猺獨土官猶獰不用命每調發土官與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競以狼兵從公或土官死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遣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勿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嚮輒有功賀縣諸猺據上下磜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

總督都御史張公岳謀之諸軍咸曰湏沈公來沈公不來即拚死枉死耳而是時公初去江淮雷道中其倖功者日上計策數十張公不納伺公再問計所出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欲刻書進退持已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夫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上亦不得不遥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爾耳日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刑也公喜執手謂曰吾今乃知沈公遂以諸軍付之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株他日拱蘗未可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張公上其功實授公都督僉事是役也使張公越於倖功者之口不俟公至諸軍必觀望遷延功不可成使公制於張公動必仰成即有功亦不能弭患公多謀善斷凡此類也又明年而崖州變作崖在瓊之南背五指山回大海黎岐兩姓蠻蓪居之而黎姓最衆土人

槩呼爲黎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顓愚可計紿而土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闊弛州縣恣爲奸盜市猾導官奴戶徵諸黎更錢以便胺削每至墟落中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戶諸黎恐其食飲土物相餽然後聽筭更錢錢直十數倍不敢巧免而知州邵濟者既贖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無賴既懸戶鞭復私隱之以責黎首那燕欽痛出一牛以償而以一牛自贖官奴不肯縛置庭中笞撻之諸女婦更出叩首服罪不許其子不勝忿强起解縛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紿邵邵遽上變者

者又賞格死那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變八年不休都御史歐陽公必進上疏議勦且以公將兵請既報可於是崖感萬州古鎮陵水五道部署既定刻期待發而公以病愈始至謂歐陽公曰瀼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人者誰乎今崖感古鎮相煽從逆如虎投穽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嫌爾而并欲除之其視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惰信儀以爲莫若止出三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捷雖有異志者且褫魂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歐陽公曰善遂并五道兵以中

哨入崖州而以左右哨當感恩古鎮俾公總之且謂公曰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命者二人諸軍股慄攀蘿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摔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人既班師而有貴州之命捷聞進公都督同知賜金幣公以征黎之年至貴州再征銅仟叛苗擒首惡龍許保龍七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平策甚奇公秘不以告人人亦莫有知其說者或者謂公征賀則索富川征黎則指萬州擒縱迭施鬼神不可測度然識者以爲今之將領患功不成級不多耳甚者屠村堡掠子女以圻盈此亦邊徼故智而嶺南又其最甚者公生長其地獨不蹈襲且以一言全數萬生靈之命此其心可與衆人道哉憶嘉靖戊子余計偕至京師聞西粵士人請公于司馬願得以爲柳慶參將於是始聞公名其後讀荊川戰功敘心益慕之荊川陳善爲文而公總兵江淮開府鎮江與公數相見其所敘皆公口中語以故情狀曲盡每誦之如親見其躍馬彎弧叱咤之勢其借箸畫籌彈劾決勝眉目霍耀人前又可想也賀崖諸役惜不令荊川聞之盡入摸寫以補百將傳之所未備然善觀人者即其一二事亦大要具矣惟敘柳慶時不著劉現盧回事豈以爲非戰功耶劉現盧回者思恩土酋與他酋徐

吾韋貴相仇者也徐韋與爭峒地不勝忌嫁禍于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公經從衆議勦之而劉盧連敗徐韋乘勝攻圍武緣勢張甚公自柳慶謝病家居而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強公堅不應至是蔡令參議陳公茂義都指揮白公汝就問計公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陳曰柰何公默然良久曰非謂即死顧膽大耳陳曰豈少我耶公曰不然吾知公足辦此以故冒禍出此言也夫劉盧爲仇所迫非故反我其愛生惡死豈與吾人殊哉誠用儀計至武緣盡遣諸軍而以數老弱卒白手從公入其營數言可撫而定也陳曰彼瞰吾不備見留柰何公曰彼固求生安敢犯公幸諭之曰若輩爭峒地今攻武緣何也且仇家欲甘心久矣柰何又以武緣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感泣悔罪則又諭之以武緣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　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悔罪胡不束身自效而還衆兵于峒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奪萬人鬬志也陳曰若是而公以爲出言冒禍何也公曰他將得千金業已舉事今欲散軍保無危言相激乎二酋仗公以出保無他慮令中變乎吾既行必見仇於他將此吾禍之所始也陳毅然曰吾爲公保之公起手納牘陳袖中曰投之蔡公此吾之招狀也二公至武緣如公計不失分寸兵遂解以二酋歸而他

將入千金者終始相厄一墮公計中不果行即此一事可謂折衝尊俎者矣余既不獲見公聽其談論而都御史張公烜爲余語者僅僅得此且云今謝病去自貴州以來大小諸戰不知有爲叙錄者否其秘不以告人不知何也法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不戰而屈人之兵倘公進於是乎人雖善爲言亦安所用之哉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六終

行狀　四
谷平李先生行狀
東塘毛公行狀
東川先生行狀
劉忠愍公死事狀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

行狀

谷平李先生行狀

昔孔子沒顏氏又復夭死門弟子無所歸命欲師有若當是時非賴曾子數言其事固未止也夫因言而止亦必因言而遷其於是非之微固非斬然辨也明矣彼皆親炙聖人而終身其速肖亦且七十不可謂不衆也而易惑猶且若此又況其遠者哉自孔門至宋儒得數人矣自宋以後其言愈明其實愈晦於極晦之餘有能得其立言之旨雖未計其所至淺深要之皆可以追逸駕於諸子豈虛語哉夫學至不易矣

而端緒之別又且什百而千萬於什百千萬之中歷世既遠幸一人焉有志者聞之其不切思審問求其傳述探其紀載固非情也今世之於宋儒宋儒之於孔門槩可見矣後之視今豈異昔哉故谷平先生之行無問巨細洪先必究終始次第言之要亦有待其人焉謹按先生姓李氏諱中字子庸吉水谷平里人也李氏居谷平久而繁世爲著姓宋有諱次魚者以道鳴南軒晦翁善之學者尊爲復齋先生又幾世爲先生高祖沂沫沂沫生復泰復泰生爾肅爾肅生崇道號坦翁是生先生先生貴自坦翁二世俱贈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配羅氏歐陽氏俱贈淑人

先生生有異質不假訓習而穎悟絕人在襁褓歐陽淑人撫之曰汝繼舅氏業乎蓋歐陽出文忠公後其父西原先生有道者也五六歲未識書解爲聲偶數試之不能窮八歲讀書忘寢食大父嘆曰是兒必昌吾家然自高祖以下世敦行誼無厚貲會淑人亡束脩不常繼弘治壬子年十四始授尚書學舉子業明年從坦翁如郡城道出周文襄公墓下聞行事心慕之丁巳受學玉齋楊先生名珠里之門玉齋先生名珠里之諶溪人歐陽淑人母舅也其學自傳註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嗜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

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甥女固未亡乎盡以其學授之且謂曰吾言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夫財利者人所至欲而易以迷動意於此不可以語道吾嘗有言金用火試人用財試未有役於財而强於義者子勉之先生自是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戊午遊遂江為子弟師明年冬坦翁攜如楚寓景陵景陵多師之辛酉訪大父寓舍如隨州是時大司馬李公士脩初為州守見其文異之薦為州學增廣生明年議婚又明年年二十有六張淑人始來歸然猶不能市書一日見一峯先生集于錄

歸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始獨居遇大雪食且盡室無烟火誦書不輟忘其饑寒在身也比為州學生敬憚先生故不假辭色即州守子弟來學意不合不能少留以是行輩私語不名而指所居里稱為白石先生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人甲戌登進士出身高等楊少師一清為吏部將舉臺諫數召試不往六月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是時　武宗皇帝縱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居中先生憂之上疏切諫疏有曰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

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
軍政日敝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陛
下之心惑於異端故也其他指斥忌諱辭氣激壯跋
扈 武宗大怒人人危之先生蓂坐飽食待罪從
容以當道排解得免踰月忽出 內降謫通衢驛丞
搢紳嗟曰先生辭言職矣顏以言去豈常情哉爭爲
詩歌之乙亥奉坦翁之通衢閣愛梅亭讀易其中戊
寅病移長樂學宮新建伯王公守仁鎮贛州檄先生
與王公思議軍事已卯三月至贛而宸濠方謀不軌
時論煽搖王公問計先生謀策其敗引古爲證力贊
其決變作王公邀以勛已平居不屑自叙語莫得聞

濠既平返通衢辛巳 今上卽位有詔叙復未行
壬午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八月監鄉試事多仰成部
下有訴鄉貴人奪民田鄉貴人方恃寵多畏憚之間
監司受訴求質語甚厲先生不與辨無何竟還民田
張都御史某鎮梧州家人自鄉雜商販來爲巡檢所
詰張將罪之先生嘆曰逢人怒以奪官烏用法爲不
聽判張心銜之以他故上疏論劾爲朝中所理不行
癸未春陞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其夏陞廣西按察司
副使提督學校先生憫俗學支離喪失真性凡教一
本於身不事言語嘗曰 虞書所載迪正道崇正學
此吾職也又曰感于此應于彼不行而至自有以潛

奪汗俗興起善心誠之不可揜固如此於是擇諸生聚處五經書院五月登堂講說數悉自辰至暮不休人多嚮之甲申夏以繼母某氏憂歸諸生追送有泣下者丁亥起復補前職廣西人士聞者交賀已丑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除僅科苛令辛卯夏陞廣東按察使八月監鄉試九月監武舉十月以坦翁憂歸往先生官廣浙必奉坦翁行曲盡娛樂是年再強入廣不聽計至即日就途不復候謁同官以賻金至盡卻之乙未起復陞廣東右布政使巡按御史戴某用法峻刻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先生驗無實面直戴戴不樂且曰是六十人者寧無枉法意耶先生面發赤曰法者治其太甚者也以意罪人何以抹過且不聞有故入律耶徑趨出戴既慙怒會曹參議卒于官都御史以婚故令賻千金先生曰不能還鄉者法得賻曹也何待賻即賻豈必千金也竟賻以法同官請益不可都御史面語又不可而故事平大盜布政必具宴犒諸司藉以賂者數十百金先生舉宴不以賂都御史愈怒故拒宴嘗先生先生既無所謝而前宴金亦不復償於是與戴交訟坐不稱職當罷朝中顧諱都御史而直先生為疏解曰李某素著廉節復有才望第不能俯仰為衆所嫉應留用以責後效蓋霍公渭厓筆也而時宰中復以先生無關說為

慢已竟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督糧儲始先生在廣
東聞彈章欣然且歸蒼同官書曰此事於余無損益
但恐仕者以余爲懲則薄俗日流于苟媚世道何賴
獨此不忘情耳及是之蜀無悻悻狀丁酉至官數月
乃具疏乞休人有問者復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孔
門家法不可苟焉自小也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
進退遲速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以毫髮意氣不免爲
過高之病皆私也同官力沮乃止明年告之撫巡不
允已亥　明堂禮成得推恩三世先生以爲方以歲
恩未可言私其夏假入　賀歸道陞浙江按察使未
上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庚子春至歷下
始謁學廟見車馬取道屏外先生瞿然曰是不可徒
行耶命撤之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建議增給曰使
東土人知　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是年大歉蝗蝻且
起饑者流離道路先生會計郡縣不足取泰山祠金
以待賑乃命流民捕蝗與穀蝻穀倍蝗數又盧盜
賊將熾下令曰官軍非郡縣得調緩急全恃民兵今
應募多白丁游食不識弓矢萬一何計其限郡縣募
驍勇籍記練之河南關繼先黠盜也能散金帛得死
力嘗被擒鉗鎖加三木守衛之其黨竟穴地入獄脫
去不能得遂流劫燕趙韓魏間數十年無敢當者至
是由燕入青先生部下設法擒之而燕之撫臣攘以

爲功先生不辨其他訟獄細務責成所司不欲侵職務存大體辛丑陞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往時運艘泊江轉搬既爲市民所紿而官稽程期鮮不得罪先生乃令自水門入庾次又檄監視者無先放衙疾疾而是時先生爲金御史所誣當調金御史者嘗按四川疏先生之賢于朝及是怨不德已而公卿中又多懷忌以故其誣得行是日晨起將出忽端坐而逝十一月九日也距生戊戌成化十有五年子男四人女一人十有五而張淑人先卒十有五年長元生戊子舉人次紹生縣諸生女適縣諸生楊浩

皆淑人出次寅生庚生俱縣諸生出側室楊氏孫男五人長大學生曾次縣諸生春次兆華次兆宗兆龍孫女三人皆幼嘉靖癸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元生等奉柩葬桐江赤石潭其山遷張淑人合窆焉先生氣剛而豪貌莊重聲吐震厲對客終日危坐身不傾倚步趨如有循手容張拱望之嚴不可犯然意態安舒不甚求異言有可采雖田夫孺子皆得曲盡其情意有不存雖王公大人未嘗輒阿所好每默坐問答注目傾聽隨言剖析億逆比昵之態不少藏蓄平生於物價低昂事情微竣曾不經意至當大事決大疑聞大謗衆人率係於利害得失噤而不敢發者灑然脫

卸若江河百折東下而不可回蓋其性成然也是以平生雖極窮苦而出納之間校量不形自入仕至按察副使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居憂嘗茁門人飯貧米乏薪至爨治器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起復見時宰無一帕以爲贄終其身官且顯而田廬居室敗壁腐椽雞塒豚圈不蔽風雨然竟不知支一木覆一瓦爲子孫計其興致蕭曠若處九層之臺俯萬有而享百珍也蓋先生早年聞王齋先生之言即以聖賢爲必可至以學爲必不可已停涵操習之久失復困頓之頻於是性命一委於斯道而無一毫常情俗見參雜其中惟其不知不慍不見是而無悶故懲創

履蹈必極其茂實信其可信闢其可疑攻擊難徃復必極其精研早悟高明則以何思何慮爲標準而未嘗自古昔之訓以爲門戶晚循漸次則以知及仁守爲難能而未嘗矯世人之弊以爲高奇嘗述程子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是觀之先生之學雖受之王齋至其主張斯道以求仁爲主本以閒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心中洞然四無畔岸爲實際則其植立擴充渾磨窕竟豈一朝夕之故哉雖其一時嫌忤萋萋橫生而燕居閒言不一致辨家庭族黨或有不悅而出入接見曾不加損至於日侍左右不善觸機則又沉

默渾淪畧無强聒此其積累之厚蘊藉之深即謂之
間世一遇猶未足以喻其難也如是而視其泯沒不
爲撰述以傳于世而待乎其人嗚呼將非自絕於先
生哉洪先不肖自丙戌歲與王龜年周子恭諸始趨
門墻得聞緒論躬行不逮實負儀刑尚冀來者可追
期之末路而天不憖遺遽爾痛割悲夫先生祭玉齋
文曰斯文未墜天覺在茲竊嘗晚境以報夙知是在
先生猶有未已者也況於門人小子哉諸孤俾撰至
行得效管窺不愧寡愚輒加詮次先生晚年好易不
尚語言諸所著述竟未筆札應酬感述咸寓道機手
澤所存謹各輯錄總爲疏草二十有八日錄三百餘
條書問三十有二詩與文一百六十有五蔵諸其家
并示來者

東川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吉水鄉先生也先生居富溪東而行又甚
高闢士大夫間於是學者尊先生率稱東川先生先
生姓羅氏名僑字維升生天順壬午十月二十六日
幼有奇名六歲偶文句應聲成十二通文詞是時父
通判君爲南京大學生先生因學大學中閉戸誦習
貌甚莊諸大學生見之呼爲小先生長爲邑弟子員
有文聲是時弟子員拘制業成有門戸牽綴試目窮
年不得休息而南昌張東白公元禎以道術鳴先生

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於是行輩益推先生乙卯舉鄉試明年試春官不第爲南京大學生祭酒劉震聞其名特禮之已未舉進士癸亥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新會廣東劇縣號難治先生治尚風化謂學者溺章句無本實而專肉業者輒目爲異端於古人甚悖於是表陳白沙公言敵行事令學者誦法朔望坐學宮講論不輟諸所行罷多放故事之善者三年民安之已巳內召補大理評事是時閹人劉瑾擅　王命用淫刑先生自念刑官無狀庚午歲旱上封事其畧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今旦夕齋戒而雨澤尚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夫先生視朝遊觀咸有常度故賢妃有鷄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詩此敦穆穆之化也今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基大業矣宰相諫官者將以輔政通蔽者也今文法大深誅求大急盜賊白晝殺人流移載道元氣竭矣而宰執諫臣噤不爲語安得不致雍蔽爲大患哉是以黜剿之刑上於大夫寘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忠藎置之行伍滿蕃謫遠幾無生還陛下置而不問是豈勸大臣之道歟先朝律例裁酌古今咸足以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竊臣之所不忍也詩云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日防患如護巢然

防不密則巢傾天下固大器也愛惜預防可不如鳥乎當是時瑾肆虐立威道路以目無敢言時政者先生疏上瑾意疏語隱約咸有所指將處之極刑大學士李東陽力解得免官歸其年秋瑾敗於是御史凌相上疏謂評事羅僑燭事幾之未露迹氣焰於方張君子之所難也宜大用以勸忠直明年復大理評事病作復告歸又明年喪母與伯兄獨居者三年已卯冦濠反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先生居守吉水濠既擒王奏功疏先生名而前後臺諫亦交薦辛巳　今上即位有召上至陞台州府知府先生自言辛未病告家居十餘年

食讀書於公府無所干謁及治台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憫悍宜民民訟歐歐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教民布衣張尺賢而貧延之上坐訪民間何所疾苦尺具以所聞對乃為尺置僮僕給侍於是台人因多感悟戒衛食倚各郡飭前守漁其中即溢取齋出之入　覲治裝咸苦民先生首除羨餉而　覲行自給無他與於是吏部上天下守令殿最以先生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旌異之癸未二月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鎮奏云人君之道莫大於納諫人臣之道莫大於進諫諫固難也而勢尤難者則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耳臣聞　武皇

臨御八黨擅權皆逆臣劉瑾爲之魁也故尚書韓文
伏闕倡言旋遭斥逐其後敢有嬰其禍鋒者乎而給
事中劉菴復言之已而評事羅僑繼言之已而竟不
復聞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
今遇聖明首宜奬擢以風天下顧茫知長沙僑知台
州皆常調也夫以懷忠盡節之士而待以常調人將
何勸臣伏悲之四月擢廣東布政司左參政台人呼
號留之不得强脫靴去而郡縣咸爲立去思碑甲申
先生至廣東分守嶺西道是時西山諸賊猖獗先生
設擒捕法竟多斂避八月以故事當引年即上疏乞
骸棄官歸總制都御史張嵓巡按御史熊蘭奏畧曰

左參政羅僑學靡詞章志趨道義劾權奸而直氣不
挫遭擯棄而貞節益堅誠未可遽聽其去也先生乃
復上疏詞旨哀懇而吏部移檄以先生忠貞在朝廷
循良在郡省且引年乞休於故事未協使者促行甚
急先生不得已復至韶州固以疾辭於是總制都御
史盛應期疏其事竟得請云先生既歸杜門謝客日
對書史著潛心錄探索理道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
事平生自處甚儉食無兼味家無奇玩賓客至具常
食無所計量事伯兄終身怡怡歲穫贏分給諸族時
聚謁誨以孝友故終先生之世家人鮮有違教令者
先生早年以學自命故諸制行必謹規矩爲新會厓

山在治境感宋死事諸臣歲泛海祠焉在台建忠節
祠祠方孝孺置祀田若干壬午東廓鄒子講學青原
山中時與往來議論而洪先居喪不廢業先生以爲
不應古禮責以書曰講學之功尊德性之資未爲無
補也何獨嫌於喪次乎愚以爲取益於友不若取益
於心取益於天子何不自信而過遜哉恐索子者當
於牝牡驪黃外矣是時先生方病瘵書皆口授而攄
禮嚴振無少讓九月五日對客理前語端坐卒矣嗚
呼儒者之學至近世門戶各異先生獨遠探玄覽古
昔是尚雖宗旨異同砥礪踈密未敢溢詞然自壯至
老凝然樹帟履坦不雜浮鄙其可不謂志士哉吉水

民俗朴而士負氣故多偉人自先生所及見張薇以
諫罷大臣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道守法暴死
嶺南劉恒令上邑家無帛錢先生行事視此四人者
頗相類豈亦地使然哉語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先人與先生同舉進士皆以行誼相高洪先以故得
幸侍側時受成訓悉聞諸懿恐盛美不傳後世何述
於是攷先生操向列其行事俾風流遠遺尚有興者
先生子二孫男一孫女四長子卿谷坪李宜人出次
子宰側室濟寧于氏出卿子恣俱縣諸生先生上世
曰必先宋季由廬陵大安家湖南再徙吉水富溪曾
祖支順富而好士祖聲振精易學負時名屢聘不就

父頴世其學後為太平府通判有惠政壬午先生以
恩澤請於是敕贈頴承德郎職如故妣袁氏配李氏
俱贈安人而先生墓在所居南半里

前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東塘毛
公行狀

公諱伯温字汝厲姓毛氏毛之先為浙三衢人宋初
曰休者來守吉州因家龍城其後遂為吉水人十八
世叙倫為公曾祖以祖超貴　贈奉直大夫兵部武
選員外郎曾祖妣張氏　贈宜人超仕至廣西府知
府祖妣劉氏　贈宜人父諱榮舉鄉試為浙江布政
司經歷以公貴封大理寺丞而妣楊氏封宜人後
公屢推恩自曾祖以下　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曾祖妣以下皆一品夫人公娠時嘗
晝見寶塔色相具備稍長輒有異識為童子隨寺丞
公與宦遊子弟處無驕侈態補諸生提學副使邵文
莊公奇其文正德丁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
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　上文以矯名
郡人呼為毛青天當道判許之為幸或吏
事疑似牽制與轇轕輒
當半越中辛未徵
布政某用賄入為大理卿公論劾不貸郡縣征民賦
率廣額外羨日舟車耗息幾埒正箠箠校釐正必復

故常丙子巡按河南禁諸司人和買諸司有所科遣必親校勘如均徭大戶皆酌丁稅爲準鎮守大監孫某往在山東訐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猶羅求匿麻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銜辱我我將幷心公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齒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　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晒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

而罷戊寅巡按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虐民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無所縱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諝寇不可弭公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敕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訛言不易以他姓也河南湖廣兩遇比士曲防精鑒得人爲多辛巳　今上即位大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汙奏牘無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忠

使　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即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大監蕭敬韋霦同惡相濟默與寘緣蓋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霦不誅恐明詔不信於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壬午擢大理右寺丞甲申轉左寺丞丁亥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鄰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標軍三百人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檢屯田沒入子河者蠲其軍租夏地早寒禾黍未實而霜隕禍于神仲冬始霜歲大熟未幾大獄事起以公嘗在大理例當坐論未受代　宗室以下三千餘人上疏乞留不報戊子罷職歸壬辰九月用薦者復起奉　敕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未行十月改提督薊州等處邊備巡撫順天未上十一月改理院事明年三月陞右副都御史四月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六月以註誤復罷歸是年公始五十有二而寺丞公與楊夫人壽康無恙歲時奉觴鄉人咸聚觀榮之甲午十一月丁楊夫人憂乙未寺丞公繼卒丙申　皇太子立將詔諭外國　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公可任大事丁酉春以右都御史召公起復公懇辭不允復遣官促上道不得已拜命五月至京師上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

亂所致宜馳檄問罪而赦其脇從交酋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討則諸方畧不可不嚴謹上六事曰正名曰用兵曰用人曰理財曰明賞罰曰一事體以免議不果行有旨理院事是時雖逾大祥猶託疾乞終制人月服闋始視事十一月陞工部尚書奉　敕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公以意制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丁作易就　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上五事欲均管轄以便行事處錢糧以急濟用備官屬以供委任破常格以作銳氣懸重賞以激人心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已亥春　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　敕公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將發賜大紅金綵飛魚羅衣錦袋銀瓢刀箸各一公在邊簡將帥嚴間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而諸邊靖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往年巡撫張公文錦議建五堡參將賈鑑不能和拊士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公謂昔之憤事由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即舊弘賜鎮川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

虜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月還院以　皇太子恩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其年置宮寮加太子賓客仍協理院事秋七月復同吏部考察京朝官八月　上決意南征加公參贊軍務九月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十月兵部論五堡功陞太子少保賜銀綺復廕一子國子生庚子夏至廣徧求計畫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晭爲陳嵩等所殺晭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聰等告變且以黎寧爲請登庸懼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　敕公得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

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釁取故地郡縣之公既廣集羣策遣人宣布　朝廷威德反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欵者甚衆公懼夷性叵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兵儲粮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　朝廷曲赦其死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制辭極悲懇公念安南罹禍已久　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夫所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大窓

非羈縻遠夷之道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壻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瞭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　詔班師明年八月促入院九月自陳乞休不允壬寅正月至京師辭免進秩上慰諭有加公益感激舉時弊當釐革者列爲八事一禁酷刑二慎舉劾三革騷擾四懲勢豪三省繁文六明職守七正士風八備兩造意以近世刑獄任情民多冤死官司上下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剥民爲供張釣取機利御史既不能辨奸僞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長請一一覽察如制　上報曰民不得所皆有司貪酷所致御史舉劾失實都察院不嚴考覈吏部不公黜陟給事中不能糾正國家何賴焉卿言切中時弊其令所司務實舉行是時巡按遼東御史胡某縱左右受賄公劾罷之朝廷紀綱爲之稍振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公覆議以上虜嘗越三關畿輔震恐公以都城無郭恐一旦倉猝無備欲倣南都爲輔城以衛軍民疏上不果行十一月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没入軍士衣糧朘削日甚

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衂公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可取效痛禁抑詗發以杜倖門已而奉　敕提督團營軍務營內丁耗方議招募公上言兵貴精不貴多都城招募良民未必肯行而賈豎游食緣以括利莫若簡閱爲先又言兵不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夫退無必死之患孰肯冒鋒鏑以致命哉如涉逼謫自部指揮以下斬以狥首將則令巡撫狀罪以聞如是而威不行者無是理也親軍衛士多勳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者公銳意清汰怨讟日起不爲動公善任人有所咨詢慮已相下即厮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知愚無不周知應劇九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即議遣發無遥制之患甲辰六月以一品蒲考進光祿大夫柱國給四代誥命　上遣奉御賀俊賜楮幣少牢上尊十月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　召兵已而戒嚴方得罪公亦坐是罷爲民歸家二尸疽發背卒垂卒郡邑大夫來問疾危坐談　國家事不少亂鄉人聞訃無少長咸大息嗟惋公平生豁達友愛和易與人居言語歐歐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已邑如有所失以是宦遊四方無問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折衝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即狹文

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俾有貤望然卒奉 上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疲糧默定偕亂懷服南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禀受成筭亦其謹厚惠慈出於天性然也夫人謝氏父曰顯褒母楊氏夫人生而樸靜醇懿年十九歸公公祖父已貴而家人猶食貧夫人備嘗艱苦拮据以足衣食及被恩封布泉日夕紡績不輟與里中媪不異親戚女奴初來求謁傍人竊指語以爲夫人不信也封孺人進宜人加淑人後 皇太子立箋賀中宮獲賜文綺公征安南

挈家歸夫人以疾道卒玉山子三長朴益王府引禮舍人次棟廕補國子生次楠女一適國子生藍教孫男懋宗以廕補國子生舉江西癸卯鄉試孫女一曾孫男一棟楠出側室鄧氏女出郭氏然夫人視之猶朴也夫人既卒 上遣布政司參政趙鏜諭祭進士徐霈營葬郡城北真武之東山公以坐罷鄙典未行公生成化壬寅七月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一日壽六十有四夫人生先公二日卒巳亥十一月三十日先公六年惟先大夫與廣西公同爲南京刑部故公嘗得與聞又侍公同朝辱不鄙取其凡寸而奇之方於先大夫遜行輩其家世積累之久與其政事不肖

愧無爲報比罷歸期可繼見乃竟已矣朴將乞墓銘于名公以世交之故謂不肖宜深矜惻且爲宣引公之名海内罔不知其功烈在邊徼可垂永世有如撰次失實後有考者其何徵信謹按朴所列事狀參以朝議兼檢諸司奏牘取其見傳者聯爲篇俟采焉

劉忠愍公死事狀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嗾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睹其血裙數日容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櫬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鄰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

順先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刀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故作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未豐鍾恭愍子知縣啓啓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塘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隕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嗟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稚習聞之以比長疑以相問毋告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七　終